

五代史記

九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雜傳第二十六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然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爲側室文進

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歉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

爲諫乃南奔昇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鈔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爲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邪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父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環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以

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
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
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殺
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
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
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
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
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
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
金全左都押衙明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

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
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
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
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堦牟仁沼從後引弓射
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
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
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
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
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
夜使人殺金全圖而酖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福

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
誦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
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
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
之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發兵二萬授全節討
之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
泌州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爲天威統
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爲
昇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沐陽昇之諸將
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

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爲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免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

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爲備馮贇
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以從榮故
亦不之責也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
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
賊諸鎮兵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
暉攻城東破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
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
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遂虔釗思權因呼其衆曰
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
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比貴思權

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
下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
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驗從珂即書曰可邠寧節
度使廢帝入立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右龍
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尹暉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
祖來朝與暉遇于道暉時猶爲嚴衛拍揮使恃
先降功不爲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
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晉高

祖入立罷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
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所殺有子勲

王弘贄

王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
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
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
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驃
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
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
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

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
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
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避狄自
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
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
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
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
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且以弘贄語
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
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

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
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
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
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廨弘贄有子巒爲殿直
廢帝入立巒巒持鳩與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
贄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
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
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觥至因使酒家
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後事晉爲鳳翔
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交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略知書通於吏事爲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爲轉運使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二使

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
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
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
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
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
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
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
復以審交爲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
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
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羣臣謀迎高祖或

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
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爲
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
從蓋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
交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
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䟽乞留葬近
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
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

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爲武勝軍

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 行珪附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領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

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爲先鋒都拍揮使思繼
爲中軍都拍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拍揮使高氏
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
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爲防克用
留晉兵千人爲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
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訐由
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
爲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
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
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

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耶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

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
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
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
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之
行珪不聽嚙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
之因潛徙軍兵于佗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
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
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
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
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佗日必

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
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兩軍中皆欲止不進行
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
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
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
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
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徙鎮天
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
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

丹滅晉留蕭翰守汴翰又棄去召唐故許王從
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
以拒漢行周歎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
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軍
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
秦王有子懷德

白再榮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
間爲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
歸至鎮州契丹留麻荅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

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謀逐麻荅使人
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
之麻荅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爲留後
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
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
欲害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
憂死不暇然逐麻荅者乃衆人所爲非獨公力
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爲
然它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
榮默然乃止而悉拘掌事麻荅者取其財鎮人

謂之白麻荅漢高祖即位拜再榮爲留後遷義
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
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
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
乃斬之攜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
唐莊宗以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
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爲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
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建雄四鎮叔

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人謂之沒
字碑晉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
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
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
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爲
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常
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
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
其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周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爲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爲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

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爲
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充
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
興軍卒于官光鄴爲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
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
雨雍睦親族簏衣糲食與均有無光鄴處之晏
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爲樂其所臨政務以寬
靜休息爲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
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
許

馮暉

馮暉魏州人也爲効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岌平蜀累遷夔興二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劔門劔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潭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爲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

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内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党項拓拔彥超最爲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爲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留之爲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旣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易甚者有

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爲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爲邊患暉即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爲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戌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拍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

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
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
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
拒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
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
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
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

皇甫暉魏州人也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
代歸而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

心暉爲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爲亂劫其都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彊遂斬之推一小校爲主不從又斬之乃携

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爲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

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
若不謝而去久之爲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
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爲歙州刺史奉化軍
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爲北面行營
應援使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
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帶
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上將軍

唐景思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爲生後去
爲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爲

蜀守固鎮繼發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
晉高祖時爲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
州景思爲趙延壽所得以爲壕砦使契丹滅晉
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爲鄧州行軍司
馬後爲汝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
告許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
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
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
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
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

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
甲一屬爲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
而已吏閔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
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
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
日勞以酒食景思旣械就道穎毫之人隨至京
師共明之弘肇乃鞠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
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
千爲効順指揮以景思爲指揮使復戍淮上周
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刺史兵攻

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爲盜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爲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爲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

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秋

一本作初

以疾

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欤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欤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故抑因緣僥倖未始

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與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二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爲卒後爲

長劔指揮使歷唐晉爲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爲
河東節度使以思爲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
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
功徙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
歛爲事而性鄙儉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
依食于思家以思爲叔後思與周太祖俱遭漢以
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爲常叔拜其妻
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二年來朝又
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
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

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居姓孫氏方諫自以爲居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爲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爲邊患因表以爲遊奕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

以方諫爲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
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
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
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
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爲定州
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京至洛
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五代史記卷之五十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爲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奔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

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爲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爲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贊于徐州而漢宗室蔡主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殺

贊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
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
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
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
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
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
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
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
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

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
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
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絳之險也旻不
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
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
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旻不及而還從討
慕容彥超爲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
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己任凡所
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
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

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
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偏裨太祖初即位謙抑
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
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
求爲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
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
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
臣有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
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
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

祖僂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爲卿行峻乃退太

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

王殷大名人也少爲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

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
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
者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
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
詔殷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除出帝
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
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
嘉之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
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
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

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
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
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
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
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
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畜豈少邪汝爲
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
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二年秋九月永壽
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
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

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劉詞

劉詞字好謙太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劔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選奉國

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爲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
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
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
都部署及班師以爲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
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侍中謚忠惠

王環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
及知祥僭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
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爲鳳州節度使周世宗
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爲環所敗

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爲家而
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返吾有慙焉
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
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
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
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
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
城堡者皆潰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儔以
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儔判官趙
玘閉城不內處儔遂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

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卅
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
招之而環不荅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
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
軍是時周師已征淮即以環佐虔章爲攻取賊
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
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卅宗患之乃置造船
務於京城之西爲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
水戰明年卅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
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

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
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縝邊鎬等皆被
擒世宗悉以爲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
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
州

折從阮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爲阮
雲中人也其父嗣倫爲麟州刺史從阮爲人溫
恭長者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爲牙
將後以爲府州刺史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

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
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
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
建永安軍以從阮爲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
師徙鎮武勝即拜從阮子德哀爲府州團練使
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鎮顯
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記卷之五十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
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廝養爲長直軍
以守殷爲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
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爲忠遷蕃漢馬步軍
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
破南城莊宗罵曰驚才果悞予事明宗請以守
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

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校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勲舊與伶人景進相爲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爲也旣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

犯興教門以入莊宗亟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
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
終不至方移兵憇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
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
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
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爲征
吳或以爲東諸侯有屈彊者將制置之守殷尤
不自安乃殺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
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城汴人開

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
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
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
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
承祚爲洛州長史

董璋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
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爲
子是爲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
祖璋以軍功爲指揮使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

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爲刺史梁云璋事唐爲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參決蜀平以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爲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賫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

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爲兩川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爲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爲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剗肉釘面割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

仁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
祥妻子皆在成都其踈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
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關以西饋運不給遠
近勞敝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
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
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
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
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
璋由此疑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
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

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

范延光字子環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焉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

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
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拷掠數百脅以
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
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
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
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
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
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
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
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

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兵閒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

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
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
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
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
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
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
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
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
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
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

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殺愍帝唐

室大亂弘昭贊皆及禍以死末帝復詔延光爲
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
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
延光常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
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入腹內
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
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
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
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旣而延壽先降
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

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橐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惧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

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
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
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
爲用光遠得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
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
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
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
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
天下攻堅破彊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況銳等
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

反意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賁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

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王上敦信明義許
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宴
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不欲使在京師
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
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
博反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鑠以來免爲中國
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
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
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
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

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
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
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勲知州事乃遣承
勲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
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
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
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傅水
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
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祕瓊殺
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

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
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
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
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
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
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
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
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於仁義深
矣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

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飢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害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

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婁繼英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父魏見延光

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
濬延袞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
度使長從簡以延光之反疑有應者爲備甚嚴
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
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
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
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
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
殺已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殺之從賓
敗繼英爲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爲不可重榮業已許穎母兄謀共殺穎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

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其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

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
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
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
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
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
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
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
民種稗食馬萬疋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
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
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尔今父死吾何忍

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二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害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

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彊壯辦具軍裝期以
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
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公河党項
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
告身勅牒旗幟來歸欵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
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
山以城來歸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
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
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富貴沒身虜塞酷虐不勝
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到戈其表

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尔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敝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爲母卜之指其堂下幡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

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
潭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
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
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
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
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
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
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
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
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

晉大懼退入于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
大寒潰兵飢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
騎奔還以牛馬革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
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西水礮門引官軍以
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
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
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怕
州常山曰怕山云

安從進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比皆事唐爲騎將

安從進

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
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
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以
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徙領順化爲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
密使馮贊送欵於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
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
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
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
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

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已畜異志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爲宮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久

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及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空名敕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

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爲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父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辨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爲嬀

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煎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煎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煎刺皆北狄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也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煎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

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
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
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靳曰爾輩大
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猶爲謙
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
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
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
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
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
進見佯爲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

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
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愧爾由是高
祖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
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佗計降延光而光
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爲恣橫高
祖每優容之爲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
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
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
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
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

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爲晉踈斥所養部曲
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
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
祚單州刺史承勲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
連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
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
借官馬二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
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逃
歸出帝即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
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

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
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
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
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
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
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
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
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
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
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

曰皇帝悞光遠邪其子承勲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勲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敕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

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願
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
寨降契丹使爾家世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
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勲事
晉爲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勲至京
師責其劫父纔而食之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
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
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
石旣立天大雷電擊折之阿啞啞初非姓氏其
後改名瑊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擅清泰二年有

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
云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爲之語曰
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
然而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
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爲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

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
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
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
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
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
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
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
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
戮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
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

明年引兵攻秦州破蒲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
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爲虜所困賴
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
欲追之重威爲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複子乎
乃收馬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彫敝
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
朝廷莫能止即拜重威爲鄴都留守而鎮州所
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和市軍儲乃
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大怒曰吾非
反者安得藉沒邪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

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飢殍盈路居民拆木以供饘餼劉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涇潦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弃城去重威退屯武彊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濬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谷教重威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欒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

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
中國與重威爲帝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
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
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
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
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
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以
晉兵屯陳橋士卒凍餓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
中市人隨而詒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
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

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

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繫臺之
誅燕兵何罪旣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
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
官王敏及其妻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
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
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
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
崩祕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璨
弘璉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
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
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
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
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
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荅以奇兵
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
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
秦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
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

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
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命捕之甚急
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
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
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黥茶染木給之軍中
大怒以帛裹之爲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
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
旁官民舍大治之爲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
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
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

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豢圉一空
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
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
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
下秦州破蒲城殺二千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
拍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
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
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
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
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

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于武彊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揔

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爲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
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
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爲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
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
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
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
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
文珂等攻景崇思綰等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
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
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

大正五十二
爲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
勝敗可知威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
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
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
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譏之艷然而怒道曰凡博
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
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
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
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
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

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其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摠倫問以濟否摠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灾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拍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大
原彥澤爲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
猛獸以善射爲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
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
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
鎮彰義爲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
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
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爲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
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爲彥澤所厚多任以

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讒式且迫之曰不
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
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
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
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
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
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
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
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爲不法者一十六條并述
涇人殘敝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

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負外郎
麻濤王禧伏閣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寃皆不省
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
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
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交鐸弟
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爲蠲涇州民稅免其
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
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
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澤爲左龍
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

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在兵間數立戰功
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
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
塵奮擊其統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
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
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
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
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
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
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遯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

爲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
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于泰州斬首
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
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
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爲先鋒
至中渡橋已爲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燒其
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一月丙寅重威守貞
叛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與
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
銜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

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劒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
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皇
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
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
頓兵明德樓前遣傳任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
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謝曰臣
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荅明日
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有輿宮嬪官者
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
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

示彥澤乃敢遣帝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
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
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
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
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
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
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
至矣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
彥澤爲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
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

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爲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要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皇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劫取之彥澤與閤門使高勲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鑱之高勲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比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勲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

大夫子孫皆緣經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朴之彥
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鏹然後用刑
勲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嚙其
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
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
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
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
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
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嚙其肉剔其髓而食之

擗裂蹈踐斯湏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
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
三人之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
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
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